



尼·奧斯捷洛夫斯基著 王語今 孫廣英譯

暴風雨所誕生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

暴風雨所誕生的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王語今 孫廣英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
РОЖДЕННЫЕ БУРЕЙ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1

書號 17 文學 3 32 開本 223 千字 436 定價頁

暴風雨所誕生的

著者	蘇聯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
譯者	王語今 孫廣英
原著版本	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局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青年印刷廠

印數1——140,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11,800元 一九五三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的話

本書原由孫廣英參照三聯書店王語今譯本暴風雨裏誕生的譯出，正待整理付排的時候，我們獲知三聯王譯本已決定停版，遂商得雙方譯者同意，原稿由雙方共同校訂，用王、孫二人合譯的辦法出版。王譯本今後即不再發行。書名亦按俄文原意，改爲暴風雨所誕生的。

目 錄

暴風雨所誕生的.....一

論「暴風雨所誕生的」.....斯·特列古布 三七

第一章

輕輕的敲門聲。路得維格把眼睛從書上移開，傾聽着。柔和的、但是很堅決的敲門聲又重新響起來。只有尤捷夫老頭子才這樣小心地、悄悄地敲門，彷彿預先就因為打攪而抱歉似的。路得維格不由得朝古老的時鐘上望了一眼。

「十二點多了……老頭子有什麼事，這麼晚還要到我這裏來？」

一本哲洛姆斯基①的著作順着被面溜到地毯上去。不知道是從路得維格披在裸肩上的睡衣的絲上，還是從不知底細的驚惶裏傳出來微微感到的寒冷，使她顫抖了一下。

「是你嗎，尤捷夫？」

「是我，高貴的太太。」

看到老僕人進臥室來忘了深深地鞠躬，以及他那種驚惶失措的樣子，路得維格就明白了：是出了什麼不平常的事。

①哲洛姆斯基是波蘭作家，生於一八六四，死於一九二五年。

「愛德華伯爵回來了，伯爵夫人……」

「你說什麼？……愛德華？……他在哪裏？」路得維格幾乎是耳語般地问，但她自己却覺得她是在大聲喊着。

路得維格隨便什麼都可以料到，就是沒有料到丈夫的歸來。有一會兒工夫，她曾企圖控制自己失常的聲音，但是沒有成功。她不顧一切地從屋子裏跑出來。在高大的客廳裏，鋼琴上的蠟燭發着黯淡的光。一個穿着灰色士兵外衣的人正卸着肩上的背囊。聽到開門聲，他很快地轉過身來。路得維格本能地掩上了睡衣——在她面前，背着燈光，立着一個生疏的男子，揉皺了的毛皮帽遮到眼部。路得維格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那陌生人額下的濃密鬚鬚。那個兵捉住路得維格的手，就把她向自己這邊拖過來。她向後躲閃，但是那雙男人的手却捉得很緊。

當那生疏的多鬚的面孔接近她的眼睛時，恐懼頓然消失了，正和它發生的時候一樣快。現在，隨便是毛皮帽，或是不成樣子的鬚鬚，都不能欺騙她了。愛德華的眼睛，她可以在一千隻別的眼睛中間認得出來——他的眼睛是微微縫縫着的，上邊長着細而彎曲的眉毛。但是這到底不像他的愛迪——那個永遠衣冠整齊，肩章閃着金光的御林軍上校。

現在，從他的唇鬚和額鬚上，從污穢的衣服上，都發出馬霍耳加煙^①的刺人氣味，而潮溼的外衣所蒸發出來的氣味也薰人欲嘔。

莫格爾尼茨基理解了妻子的心情。他並沒有去吻她那顫動着的豐滿的嘴唇，只在蓬鬆的鬚髮上吻了一下，就放開了她。這時走進來的尤捷夫正立在旁邊。

「使我這個樣子見到你，那只有怨他。在我沒有洗澡和換衣服以前，尤捷夫不該告訴你說我回來了。」愛德華好像抱歉似地低聲說，一邊脫下毛皮帽子。他疲倦地用手撫弄一下凌亂的頭髮。這一個熟悉的動作在路得維格的心裏喚醒了從前對於丈夫的親切的感覺。她的親愛的人的骯髒的衣服，以及那不動人的外表，剛才竟引起了她一瞬間的厭惡，這使她感到了痛苦。忘記了尤捷夫在場，她偎近了丈夫，用手摟着他的頭，吻着那親親的、沒有改變的眼睛。現在，他却小心而堅決地把她推開：

「等一會，路得維格，等一會……我必須把這一套討厭的東西都脫掉，最要緊的是先洗個澡。我覺得骯髒已經把我浸透了。最後這兩天，我是在火車頭上，在煤堆上睡覺，準確一點說，根本沒有睡……」

一個鐘頭之後，當愛德華走進妻的臥室時，她又驚異起來：額下的鬚髥沒有了；而且他的鬚曲的頭髮也剃光了。寬大的端正的頭顱，帶有稜角的前額，像似磨光的一樣。他又不像他本人了，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剃過光頭，他知道那對他不合適。尤捷夫從伯爵的舊衣櫃裏找出的一套灰色衣服，使路得維格想起在尼茨城度過的出嫁後最初幾個月的情景。她在那裏初次看見他穿着便服。

「看，現在可以不怕我了，我的快樂之神，甚至還可以接個吻。」他說。

*

*

*

早晨，一條灰色的光綫穿過遮得不嚴密的窗簾，溜進了臥室。路得維格醒了，但是怕驚醒丈夫，就沒有動，仔細地端詳着睡着的人。愛德華深深地呼吸着，絲絨的襯衫，在寬闊的多毛的胸脯上，合着呼吸的節奏，一起一伏地動着。那口角上有嚴峻皺紋的倔強的嘴，是半張着的。許多的無眠之夜，隨時要提防着危險——這一切立刻都顯出來了。疲倦的，爲烈酒、飽食和她的撫愛而陶醉了的他，很快地就睡着了，在睡前僅僅來得及向她說出最要緊的幾句話。

他之所以在這裏，是因為有她在這裏。當然，他從來也沒有忘記過她。從巴黎出發，穿過兩條戰綫，跋涉了這樣危險的長途，無非是爲了她。固然，別人曾給了他一些什麼使命……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波蘭最美麗的婦人在這裏等候他，他能夠離開巴黎，放下軍政部裏的工

作，讓自己去忍飢挨餓和冒險嗎？最後的幾句話是他臨睡時在朦朧的狀態裏說出來的。從她的丈夫僅僅來得及說出的寥寥幾句話裏，路得維格體會到了，巨大的事變即將醞釀成熟，並且她自己也猜想到，某種危險就要到來——那危險將是有毀滅性的，可怕的，它足以把她生活上的一切習慣、一切基礎都碾得粉碎。但是，她無論如何也是幸福的。因為，無論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只要有他在這裏，就沒有什麼可怕了。一切應做的，和從前一樣，都將由他來決定，由他來做。她只要隱藏在他的寬肩膀的後面，就沒有親自來解決任何嚴重的、實際的問題的必要。

愛德華突然地醒過來，正像他突然睡着了一樣快。他們的目光遇到一起，都微微地笑了。

「你想，正在覺得有人用鈍刀子宰你的時候，突然醒來，眼前那強盜的醜惡面目沒有了，而看到的却是你，你以為這樣呢，這該有什麼感覺呢？……啊，已經不早啦，該起來了。」

「閉上眼睛，愛德華，我現在要穿衣服。」

他寬恕地微微一笑。

他從地毯上拾起跌落的書來，裝做看書的樣子。哲洛姆斯基著的忠誠的河。這是一本講暴動、自我犧牲和忠誠……的小說。她並沒有變。還是那樣地請求閉上眼睛。真是一個成年

的孩子！一個浪漫的東西！……

在莫格爾尼茨基伯爵的古老的府第裏，全部二十七個房間，都開始了照常的晨間生活。樓下早已醒了，那裏的一部分房間是僕役們佔用的。廚房裏正在預備早餐。兩個女僕同一個年輕的男僕正在收拾前廳和大客廳。樓上還都睡着。路得維格的女僕，引人喜歡的十六歲的海拉，是老尤捷夫的孫女，原想清理一下女主人的臥室，却發現房門是鎖着的。她把這事告訴了祖父。老人禁止她驚動伯爵夫人，並且不許在今天清理她的房間。

愛德華一邊看着梳妝台上貴重的、熟識的陳設，一邊等待路得維格回來。她不久就同尤捷夫一道走進來了。老人的蒼白的頭低低地垂下去。在藍色的哥薩克式長衣下，很清楚地刻劃出他的兩塊削瘦的肩胛骨。從愛德華還是兒童的時候起，尤捷夫就服侍他。老人對伯爵家庭非常忠心，只有老看家狗才能那樣，它們隨時準備着撲到每一個企圖走進主人住宅的人的身上去。不能想像出伯爵的府第會沒有尤捷夫。莫格爾尼茨基家的人們對於他，就如同對於立在前廳入口處站着的兩個頂盔貫甲的中世紀的武士一樣，都習慣了。武士的塑像和尤捷夫的一家人，都是被當作遺產那樣世世代代繼承下來的。

老尤捷夫本人是男僕。他的兒子和孫子孫女們也像世襲一般地，都成了莫格爾尼茨基伯爵們的奴僕。尤捷夫十五歲的時候，就開始服侍愛德華的祖父。也就因為這個緣故，愛德華

才允許他所信任的這個內侍相當地接近自己。

「尤捷夫，我所告訴你的事，你都做到了嗎？」

「是，關於高貴的老爺回來的事，誰也不曉得。我將親自來清理伯爵的房間。給您，這是書房中通到高貴的太太的臥室的門上的鑰匙。從您走的那一天起，除了我和伯爵夫人以外，誰也沒有進去過……海拉收拾房間的時候，請高貴的老爺在自己的房間裏逗留一會兒。當然，我的孫女是對誰也不會講的，但是，這樣總比較好一些……」

尤捷夫說得很輕，帶着一種老年人嘶啞的聲音。看到他那長滿了很長的蒼白的絡腮鬍子的臉，愛德華現在才覺得，他在最近三年中是怎樣地蒼老了。

「很好，尤捷夫。現在給我講一講那個德國少校吧。他叫什麼名字？」

「阿道爾夫·莊尼保，高貴的老爺。少校住在家庭教師的房間裏。他有一個衛士。這個懶鬼永遠在廚房裏轉來轉去，晚上就和亞當一同睡在僕人的下房裏。少校老爺是貴族血統，並且我敢大胆地報告，他還是一個體面人。他禁止自己的士兵在雞鴨院子裏胡鬧，您看，他們以前殺了我們不少的鵝、雞……」

「莊園裏一共有多少德國人？」愛德華插嘴問。

「足有一個騎兵中隊。他們的馬吃我們的燕麥也有一個月了。老伯爵大人最初沒有允

許，後來德國人把管事老爺捉起來，就只好把穀倉打開了。現在少校老爺住在我們這裏，德國人總算開始從鄉間弄乾草了，不然把我們的都……」

「士兵都駐在什麼地方？」

「在小莊園裏。」

「好。你什麼時候到耶朗尼姆神父那裏去？我今天就要見他。」

「我立刻就去。再沒有別的吩咐了嗎？」

「沒有了。」

尤捷夫在門口站住了。

「關於高貴的老爺回來的事，可以告訴耶朗尼姆神父嗎？」

愛德華猶豫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表示可以。

只剩下莫格爾尼茨基夫妻兩人了。愛德華走到妻的面前。

「原諒我，愛迪，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找耶朗尼姆神父呢？我實在不能相信你是決定要在他面前懺悔你的罪惡呀！」她高聲地笑起來了。

愛德華溫柔地擁抱住她。

「難道你不喜歡耶朗尼姆神父嗎？」

「不是。不過有點奇怪：父親，弟弟，斯捷芬尼亞，誰都還不知道你回家來。」

「可是耶朗尼姆神父却得到了特別的邀請。請你不要覺得奇怪吧。我不能在夜裏驚動所的有人。家中現在有德國人，而我却是……法國的軍官。你當然明白，親愛的。明天我必須到華沙去，我回家來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怎麼，你又要走嗎？」

「我很快就回來，親愛的。」

「可好，你不和我一同來消磨這幾個小時，却去把那個討厭的傳教士叫來。」

愛德華微微一笑。

「我因為有一件受人委託的事，才去找耶朗尼姆神父。這是與你毫不相關的事。你還要原諒我，等一會兒耶朗尼姆神父來了，我必須和他單獨談一談。他曾經向紅衣主教請求過什麼事。總之是教堂裏的事……這是他的祕密，如果有別人在場，他會感到不便的。現在，請允許我問你幾個問題。」

「我聽着，愛迪。」

「告訴我，這個少校是和你們同桌吃飯嗎？」

「是的，是爸爸和斯捷芬尼亞請他來一起吃的。他的舉止是無可指摘的。法國話也說得

滿好……不過他有時候還另外帶一個軍官來，那是史木特凱上尉。一個那麼粗魯的巴伐利亞人。哎，如果你能聽到他的粗俗的、笨拙的俏皮話呀！……而且他還時時暗示，這裏的主人不是我們，而是他們。爸爸說史木特凱對他幫助很大，可是無論如何我還是很不喜歡他。」

愛德華猜想，她的言外一定還有什麼更多的含意，於是他的雙眉慢慢地皺起來。路得維格看出丈夫的心情，就用指尖撫摸着他的眉端，一直摩平了他額上的一道深深的皺紋。這種沉默的接觸一向是可以不藉語言而使兩個人和好的。後來，等到她的指尖移近他的嘴唇時，他不由得注視到她指環上的寶石的亮光。

「路得維格，你的貴重物品都保存在什麼地方？」
她的柔密的睫毛驚奇地向上掀動了一下。

「奇怪，愛迪！你不問我這三年來的生活怎樣，却注意到……」

「你真是小孩子，路……我問這個是因為我需要知道我們倆現在還有一些什麼財物。以後我再告訴你因為什麼我打聽這個。你記得不，你的鑽石當初是值多少金盧布的？」

「有一次聽媽媽同姨媽說，給我陪嫁的貴重物品，值十七萬左右。至於你送給我的鑽石值多少錢，——你自己知道。」

愛德華很快地在心裏盤算着：「十七萬加十二萬——二十九萬。」花園裏埋着的小桶裏的

十圓金幣——又是二十萬。法國銀行裏存的法郎——六十萬。倫敦銀行裏，用路得維格的名義存了一萬二千英鎊。再加上我衣袋裏的一萬七千德國馬克……這就是全部可以稱之爲錢的東西了。大概有一百萬金盧布。其中，僅有半數是屬於我和路得維格的。我個人所有的七百萬的財產中，就只剩下這一點點了。……至於九千俄頃的土地、農莊和小莊園、汽機製粉廠、製革廠，以及一千六百俄頃的森林，當現在一切都將破壞和垮台的時候，那就很難再算做資本了。要保存這些，還得要奮鬥……目前我們還有這五十萬金盧布的財產，即使結局最不好，有了這些總比什麼也沒有要强得多。」

門外傳出什麼人的語聲和笑聲。

「烏拉基克，你該學着規矩一點了吧！」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勸着什麼人。

嘻嘻的笑聲代替了回答。

「這是斯捷芬尼亞和烏拉基斯拉夫，」路得維格驚恐地低聲說。「尤捷夫已經告訴他們，說我身體不大舒服，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愛德華走進妻的臥室，把她也叫進去。他急忙打開通到自己書房去的那扇門。

「暫時什麼也不要對他們講，你設法快些把他們打發走。」他一邊說着，一邊把門關起來。

「你怎麼樣了，親愛的？聽說你不大舒服嗎？」斯捷芬尼亞一面向房間裏走，一面喋喋不

休地說着。

在她後面，像登在溜冰鞋上似地，溜進來一個烏拉基斯拉夫·莫格爾尼茨基。

「但是，她，和平常一樣，還是很媚人的，我敢以榮譽來起誓。」他捲着舌頭說道。同時，敏捷地越過斯捷芬尼亞，飛到路得維格跟前去。

當他的發黏的嘴唇接觸到她的手的時候，路得維格和從來一樣地感到了噁心。她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這個白髮少年越是從男孩子長成大人，就越使她感到討厭。

「你看，路得維格，爲教育我們的小叔子所花費的那許多錢，都白費了。他，簡直像賽馬會上的騎師一樣，永遠想跑在最前頭！」斯捷芬尼亞帶着一半輕蔑地微笑着說。

烏拉基斯拉夫自鳴得意地整理着自己的蝴蝶形的領結，說：

「兵貴神速，這是兵家的名言。」同時爲着把這使人不愉快的談話轉到別的話題上去，烏拉基斯拉夫就建議斯捷芬尼亞把她剛由丈夫那裏接到的信給路得維格看一看。

「斯捷芬尼亞寫些什麼呢？」路得維格很感興趣地問，並且攬着斯捷芬尼亞的雙肩，同她並排坐到沙發上去。

烏拉基斯拉夫坐到對面去，以一個內行人的樣子開始鑒賞着斯捷芬尼亞的肥健的、裹在絲襪裏的腿肚子，以及路得維格的長得很勻稱的雙腳。